

鐵路人語

車聲麟麟歲月長 (二)

陳廣沅

服務津浦、浙贛鐵路憶往

閃電調差戲劇搬家

浙贛鐵路杜鎮遠局長在西湖邊鐵路局局長室同我談調往浙贛路服務，其名義為正工程師兼機務處長，薪水四百五十元。我想我在津浦為三六〇元，多加九〇元，不能算少；但我在津浦有官房住、有聽差用。我問住房如何，他說他自己造了幾所住房，都是西式樓房，在清波門外西湖邊，



本文作者陳廣沅教授早年的照相。

錢王祠左近「柳浪聞鶯」地方。有一條長胡同叫廣福里，內有五所洋房，鍾相青鍾處長住四號，「你來就住五號，房租五十元，水電自理，有抽水馬桶。」我心裏想，多加了九〇元，倒先讓他扣去五〇元，不甚舒服。我問：「房裏有暖氣設備沒有？」他居然擺下面孔說：「你聽見誰家有暖氣啊？」當面一個巴掌，我心下老大不高興。我以為無甚可談，就說：「等我想想，再給你正式答覆。」他說：「我十分希望你來，我們可以在一起做一番事業。我當日親自去伊理諾大學去看你，就是為的今天！」他說完，嘻皮笑臉地笑了一頓。他這一手最有力量，有時就憑這一手他打了勝仗。我說：「過一天給你回音。」

第二天禮拜，我就一個人遊山玩水，聽說南山上有一個地方叫「滿覺嶺」，那裏的桂花正開，不妨去看看。隨即雇小划子到赤山埠，步行去烟霞洞翁家山，半路上叫「滿家街」，聲音相似，路兩邊桂花甚多，滿地落了不計其數，樹上還有正開的，一路清香，

真沁入肺腑，也是平生所未聞到過的，妙極了！回到旅館已經萬家燈火，茶房報道，一天有好幾起客人來探望。我知無甚大事，也就罷了。晚上叫了一個鹹菜肉絲麵，吃得甚為滿意，吃後一杯龍井茶，非常愉快。坐在湖濱公園細想兩邊情形究竟哪邊好。津浦大路一切皆係大路標準，我已做了七年，一切大小事我都知應付，而且數年努力在全路已有小名氣。浙贛路太小而且設備毫無，要從頭做起，不知要費多少力，而且有鐵路經驗的一個沒有，自上到下，全憑赤手打天下。物質上損失太多，祇多加四十元薪水；而且那所房子是偷工減料做成功，連窗子同房門都關不密，樓梯有人走路就嘖嘖地響，同濟南廠長住房比真不啻天壤。我不想幹，我不想降格幹，心想如果好幹，為什麼茅以新不幹，所以我不願幹。但，這幾天來，報載北方日本侵略消息，一天緊似一天，平、津兩城究竟能維持好久不知道，津浦路車能通幾時又不知道。南來姑把「杭州作汴州」亦未始非計。第二天接到津浦曾副處長來信說，部令機務處處長程孝剛另有任用，派石志仁為處

長云云。這是一個悶葫蘆！程為鐵路機務老手，怎麼忽然另有任用。石志仁為何許人，何以不見經傳者即突來為處長？當到路局打聽方知部中特設機務室統管各路機廠，有總機廠之說，派老手程孝剛為主任，程為日本機廠調查團團長，調查

報告亦由彼主編，因此鐵道部調用程孝剛。石為河北灤縣人，香港大學畢業，大概與北方要人有關，派為處長，想係有政治作用。技術人員從來不受政治影響，這回為破題兒第一遭。我覺得時候這種人不如侍候老同學為優，但仍因津浦路大



本文作者與得意門生美國青年祝賀中國新年留影。

，與我的名望有關，不能隨意棄去，再觀望數日再說。次日又接會副處長電報，謂石處長已接事望速回，否則石擬開革云云。此事不能隨便再宕，隨即復電辭職，曾覆電稱：辭職已准，另派趙國棟為濟南機廠廠長，即日出差，望速回接眷，趙夫人擬即日搬家，催兄騰出廠長住房云云。逼得無路可走，祇得勉強答應杜局長為該路機務處長，我

得到委令後即首途返濟接眷。我到浦鎮，去看會副處長，曾謂「寶眷已來浦鎮暫住令親嚴伯和處，我已派用四十噸車代裝行李直運杭州」云云。事情之變有如此之快者！原來嚴伯和姨兄交大畢業後曾在山東海關為關員一年餘，又調廣東海關做事，均係其父執銀行家李先生之大力，刻李已死去，彼又回本行到津浦機務處為工務員；此時彼攜其如夫人及一子住浦鎮民房，地方甚寬，先母、拙妻及一子二女均已到嚴家小住。我等見面後異常歡洽，蓋我畢業至今已十四年迄未謀面也

。當時計議下一步辦法，先母擬先回仙女鎮看看先父一家情形，然後再到杭州。拙妻與子女應表弟顧伯初之約先到鎮江過幾天。決議後我送全家到鎮江顧家；顧在鎮江某銀行為經理，頗得發，喪妻後已續娶新娘，郭漱岑表兄及嚴家大姨母均在鎮江幫忙，故我等到時，大家歡聚一堂，得未曾有！次日，我囑吳樹基先送先母去仙女鎮，送到後即趕到杭州佈置新住宅。我於當日起到杭州，次早（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月上旬）到局到差視事。三日後行李車到達，承滬寧、滬杭甬兩路局同人幫忙，會同吳樹基將行李搬到清波門外錢王祠廣福里五號，即由其佈置，一俟佈置妥當，吳即去鎮江接家眷來杭居住。此閃電式調差，戲劇式搬家，誠非始料所及！

到杭後即組織機務處，處下工事課課長為柴志明，設計課課長為金慶章，柴是河南人，金是崇明人，二位皆交大同學。下邊機務內行太少，向各路去調，大家與我之心理一樣，誰也不肯棄大路而就小路。不得已函召北洋機械科畢業同學，應召而來者有楊庭蘭、胡麟台、宋振綱、安建德、李永芳、畢金銘等，以上均在東北各路工作，九一八後都不計名義及待遇而願為國家服務。當時交大同學有陸增祺、徐升霖、湯藩第、黃瑟若、周元谷、鄒士廉、陸鳳山等。沿路原設兩個機務段，金華段長為黃瑟若，玉山段長湯藩第，一個小機廠原在金華後設江西之上饒，徐升霖為廠長。及玉山、南昌段將近完成通車，適北洋同學紛紛自東北來到，即派楊庭蘭為南昌段長，胡麟台為上饒段長，宋振綱為玉山段長，安建德為機



英余（三右）迥光潘（長書私院政行任現，一右）正繼張與（左）授教沅廣陳者作文本
務處工程司。影合等（四右）傑

務處工程司。

當前課題為採購機器充實修理設備，要採購必先有規範書。工事課課長柴志明連同正副工程司工務員等，忙擬採購單，完成後趕寫規範書送理事會採購。理事會送鐵道部駐滬購料處辦理。當時滬處處長為陳筆霖先生，廣東人，與曾養甫先生同鄉同學；陳家為富有之大家，曾為讀書出洋得陳之幫助甚多，鐵道部購料事辦得不甚有名譽，往後乃改派交夫沈昌為部內採購處主任，派陳筆霖為駐滬採購處長，如是內外皆有正人主持，聲譽為之一振，而上海陳處長更是日夜辛勤為路料服務。有時公文來往說不清楚，我即親自去滬當面接頭，非常順利。至南段即將通車而全路祇有幾輛破損小機車，須趕寫規範書向外訂購，至於客貨車等亦須向外採購。忙得不得了，不但星期六要照常辦公，有時星期日隔一個星期放一次假。

每天一早梳洗後即由錢王祠前乘洋車上班，趕八時前到達，午飯在「旗下」吃或在公事房叫麵吃，下午總要到六、七點回到家。與家人小孩見面時間實在很少，每隔兩個禮拜，有一個禮拜天我不上班，就攜一家逛西湖，吃樓外樓新鮮菜。這時先母尚在仙女鎮未能出來，陰曆（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三日是先父七十壽辰，先父是前清同治六年（公元一八四七）丁卯生，今年（一九三六）是六十九歲整，但中國以受胎日算起，故今年已七十歲，不能回家拜壽。當時已有孩子三個，拙妻又懷了孕，家裏傭人除原有小張媽外，吳樹基老婆也來幫

忙叫吳媽，後來人手不足又叫吳樹基之寡婦嫂子來，稱為大吳媽，原來吳媽稱為小吳媽，共有三位，上下大小共計九位回家。到家時先父先母身體均甚健，姨太太也好，兩個異母妹已長大了。正日，四鄉親戚趕來湊熱鬧，尤其我的母族妻族最多，見面後歡聲震戶外，廚房煮麵，接應不上。惟一問題就是晚間住宿，幸有潘家、施家以及李星五家，三五伯母家及舊房東冷杏田家、舊鄰居張恩沛家，家家都招待一、二人睡覺，總算安排下去了。次日，我即辭別父母先赴杭趕工。臨行，面請先母與拙妻等同回杭州以便奉養。約一個禮拜吳樹基將一家老小安全接回杭州。六月一日即陰曆四月十二日，三女蘭英出生，由杭州安吉醫院戴醫生來家接生，大小安全，醫藥費共計八元。同時金慶章夫人頭生，到上海某醫院辦理，據說難產動手術，幸大小安全，共花費八百元，差別如此之鉅。此時長女穎英已入小學，長子傳方剛上幼稚園，非有小吳媽陪同不可。此後照舊每日八時到局，下午六、七時回家，終日忙亂。同事們一樣忙，同事家眷們就無暇來往，鍾相青處長住廣福里四號我在五號，我們兩家就沒有見過面。杜局長自造的公館就在廣福里巷子口，我因公事祇去過一次。有個材料課長杭州人，叫溫茸榴，住杜局長對面，我們有時出去玩，走到巷子口叫車時，適溫先生夫婦出來，纔彼此介紹認識。溫先生病腿不良於行常發病，病則臥床不能起，我們去看他，他將兩腿出示，其瘦如柴，鮮紅如火，他們說是「流火」，我恐怕是小兒麻痺症，太太美而賢，終日侍候無怨言。溫父母

全在。有時見面，我問：「令郎何以名叫葺帽？」他說：「我們原生六女，生他時就稱他爲七妹，到大了纔改爲同音字『葺帽』，原來如此。」後來我們到昆明做事，他們也在，於是又同事好幾年。

每日洋車過「旗下」，就有報童送來一份「東南日報」在車上看看。這一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頭條大字新聞說「蔣委員長西安被扣！」一時緊張起來，到局後大家紛紛議論，無不擔心！以後每天早晨非看報不可，那時無線電還沒有大興，所以整天悶在鼓裏，到第二天纔知道一些。有時說何應欽要帶兵去救，有時說宋子文要親自去見張學良，所有要人都在發議論出主意。一天一天過去，一天一天委員長還沒有安全回來，全體民眾癡了有十天之久，十二月廿五日有一個「號外」說「委員長已安全返京」，又說張學良回來，一時歡聲雷動，「旗下」人頭攢動，家家放爆竹，打鑼鼓，叫，喊，要吐出十幾天來嚥住的悶氣，晚上又有提燈會，放焰火，火把遊行由市長周象賢領隊；民衆對領袖擁護之熱情至於極點，到此時沒有不知委員長之偉大的！這就是所謂「西安事變」。

本年日本人佔領了張北，進擾察哈爾及綏遠，沒有南下。西安事變，他們希望中國有內戰，他們可以得漁翁之利，所以靜候着沒有動。

玉南通車開始軍運

杜局長每星期一晨在局長室旁山頂草地做紀念週，召集全局服務人員訓話，并報告工程進度

。他每次訓話必大罵貪官污吏，鐵路人員營私舞弊；再三告誡人員克勤克儉。他自己自持甚謹，不吸煙、不喝酒、不嫖不賭；在趕築杭江鐵路時，日夜親自趕工，曾在工地吐血。其身體爲四川骨格，圓臉，高大身材，但內部不健，有肺病有糖尿病，無嗜好，腦筋中祇有趕築鐵路一件事。夫人爲天津人，比他小約二十歲；丈人公被迎養於公館中，冬天嘗於日光下赤膊洗上身，頗健旺。杜生女甚多，祇有一子甚幼。路局中有杜姓遠字排行者祇有二人，下一代崇字排行者有幾位皆係姪輩云。杜專門土木，其興趣在建築，其癖好在造私房。在杭州除自建公館外，并有住房五所出租，另又在靈隱寺左近建別墅避暑。

我到局一年，上層人事稍有變動；謝副局長另有高就，銀行團派吳競清爲副局長，又添運輸博士金士宜爲副局長。運輸處除鍾相青爲處長外，添曾世榮爲副處長，又添一副處長爲周良相，周爲旅館管理專家，局中擬在鐵路沿線添設旅館。機務處內柴志明因病辭職，我請徐應彥爲文事課長。處內工作重點除趕寫規範書外，并力催土木工程方面速建各地車房及機廠，我自己有時去沿路看各方趕工成績。

春天一個星期日，我雇用了汽車一輛，全家奉老太太去超山看梅花。超山有冠生園之梅園，種梅數千株，爲製造陳皮梅之原料；當時余園梅花大開，日光下紅艷奪目，而新葉襯托，更增嫵媚；香氣四溢，蜂蝶亂飛。所怪者絕少遊人，今日祇我們一家，先母、拙妻皆曠觀夕。回程在蘇堤雇船到「柳浪聞鶯」；沿途遊雷峯夕照淨慈寺

等。夏天亦曾雇汽車去靈隱天竺一遊，地方大，路遠，老太太走不動，雇山轎代步。出靈隱寺後門有小徑直通「韜光」，上山路兩旁修竹夾徑，綠蔭迎人；入韶光寺坐石欄四望，看錢塘江如匹練，眞壯觀也。此爲服務浙贛之薪外福利，不可多得。

五月間玉南通車，即玉山至南昌一段鐵路完成。通車日余與負責新路之副局長侯家源及司機各段負責人乘工程客車一列前進。到每一新橋，余與侯同到車頭上看司機緩緩進行，在兩個橋頭都燃放砲竹，大聲歡呼。下午到達南昌，各回旅館休息。我初到南昌，正共匪西竄，國軍清鄉時候，街上軍事管制，工人甚多。次日無事我搭南潯鐵路來到九江去看看我的妻姊，她原在上海紅十字會醫院爲護士，與中國銀行行員王遜先生結婚，現王在九江中國銀行服務，家住九江，我去看他們就住在他家，曾到江邊看看「潯陽江頭夜送客」的遺址；并在街上看到景德鎮之瓷器，我買了一套細瓷滿花的盤碟共計一〇八件，十元，潔白細美，真好。回到南昌得路局電報謂有軍車數列急開南昌，望速回。於是與侯家源乘專車回杭。在路找到廠長徐升霖，段長湯藩第，黃瑟若等叫趕緊準備車頭運兵。都是初遇陣仗不無緊張，幸有楊庭蘭、胡麟台等在東北有軍運經驗，可以應付恰如。軍運趕完後，局中又開始趕修南昌至萍鄉間之南萍段，共長二六〇餘公里，在樟樹鎮修贛江大橋。該段原已開工，不過再集中人力物力趕築，使早日與湖南境內之株州萍鄉段銜接。本年九月間接通，全路自浙江蕭山江邊至湖南株州共長一千公

里。通車時仍由余與侯總工程師兼副局長押第一列車通過。到贛江橋頭停下，此橋為全路最大鋼橋，有九孔，每孔六十六公尺長，橋頭上一看，贛江水勢洶湧，波頭滾滾而來，而橋身宏偉不似杭江段橋樑之細弱。我等二人上車頭後，砲竹大鳴，車緩緩啓行，越過大橋甚穩妥。車到萍鄉，於是上海、杭州客可乘火車直達湖南之萍鄉，再轉株萍車到株州而轉長沙，兩日裏可到，不必乘輪船到漢口再乘湘鄂火車去長沙矣。

當時已有部訊，株州至萍鄉一段已成鐵路浙贛路接管（原歸粵漢），我與侯家源總工程師列車玩到萍鄉，就駛入株萍線直駛株州。此路僅九十里，約兩小時即到。株州站因粵漢已通車一年，站上軍車甚擠，適粵漢局長凌鴻勳（竹銘）先生為上海交大老前輩，一九一五年土木工學士，美國深造後歸國。比唐山之茅以昇高一班，而兩人皆中西並茂，文（詩文）武（工程）雙全，為交大之南北兩傑。我見他精神飽滿，活力四溢，威而不猛，和而不比，舉止有度，言簡而中的。我當時適趕工試車，在車頭上，下車，面目黧黑而衣服骯髒。他看了我一看說：「你怎麼這個樣子！」言下你這樣如何見人。印象甚糟！我得此教訓後，從此對儀容稍稍講究，衣冠不整決不見人。我與凌學長以後見面甚少，直至共黨盤據大陸，我等同往香港為難民時過從較頻，後來他回台灣，幾次派往歐美調查，道經香港必到舍傾款，成為知交，引為平生快事。

當時中國鐵路工程專家分為兩派，一派主張

高級標準，所有鋼軌應用四十公斤以上，橋樑載重應為古柏氏五十級（即動軸壓軌道重量為五〇〇〇磅），最大坡道為百分之一，最彎曲線為五度等，使築成後能用大機車能有六運輸量，「沒有則已，有必求備！」而一勞永逸！但費用甚高而費時甚長。此派以凌鴻勳為首，張嘉璈為後台，其所築粵漢路標準最高，雖費用較大，造成後發揮最大運輸能力。又一派主張輕軌輕橋，以趕快通車為原則。「先求其有，再求其備！」因國內交通不便，百業不興，有急用，有必需，不能講究標準。此派以杜鎮遠為首，曾養甫為後台，其所築浙贛能及時派用場，發揮其時效作用。兩派各有千秋，不能是其一而非其他。

七七事變天翻地覆

事情正做得順利，家中老小亦生活得很安適，忽然「七七事變」爆發，日軍在河北蘆溝橋開火，於是抗日大戰開始，全國軍民生活，皆從此天翻地覆矣。中國人有句老話「大水冲倒了龍王廟，在數在劫難逃」，因此人們遇到災難都說這是天意，應該活的自然會活，不應該活的，逃也無用。可是最高領袖意志堅定。決心抗戰到底，於是全國軍民振奮，一致殺敵。

日寇自蘆溝橋七月七日開砲後，就節節進逼，八月四日陷平津，九月侵山西，十月沿津浦路南下，滄州德州陷落，我軍炸毀黃河鐵橋，守黃河以南。津浦路天津機廠濟南機廠人員都疏散到浦口一帶，拿每月十元之疏散費養活。

當浙贛路南萍趕工之時，杭江段鋼軌換重軌

，橋樑加固，準備擔負重要任務。機車車輛缺少甚多，我已與上海陳處長筆霖接頭，訂購捷克之斯可達廠機車廿輛，全為二一八—二式。我路不受鐵道部管轄，買機車不用他們經手，我自寫規範自與廠商接頭，結果以每輛七萬美元成交，價廉物美。後來鐵道部自向美國訂購同樣二一八—二機車幾十輛，每輛十萬美元以上。當然規範不同貨式不同，然相差甚巨。鐵道部因此常叫我開會，討論許多技術事宜。技術室主任為程孝剛先生，老友見面，無限歡欣。奈當時滬上戰事已開始，兩路火車雖開而常受日機轟炸，祇有以汽車行駛京杭國道為妥便，同時都在夜間行駛。在京杭國道走過幾次，第一次非常緊張。下午五時由杭州啓程北行，經過武康及莫干山左近，到吳興（湖州）沿太湖邊走到長興離太湖最近，一片汪洋，烟波浩渺，月光蕩漾，再沿湖走入江蘇境，經過宜興溧陽而達句容過南溫泉而入南京城，入城時已十時過後，到夫子廟找飯吃。此時夜市極為熱鬧，因日間防空襲無人敢到鬧市也。吃飯後隨便在左近找一個小旅舍住一宵，第二天八時前就趕到鐵道部，因為南京全城以鐵道部所做防空洞最堅固，最為安全。到部後找材料方面的沈昌及技術室的程孝剛談談。九時開會，全關材料的事，以機車規範書為主要談話資料。有許多人疑惑價錢較廉的機車是否有美國的機車好，我的答覆很簡單，就是捷克也有鐵路，但他們未向美國購買機車。開會時曾有空襲轟炸，鐵道部左近中彈，我們在防空洞內覺得有些震動，會後當晚我們就出城趕回杭州。車到句容天黑，有警報，行車不

能開燈，祇得住小旅舍，夜間月明如水，蓋中秋左近也，次早起回杭州。

浙贛路當時并未波及，滬寧滬杭甬兩路照常行車，南洋段尚在趕工，材料不濟。我於八月十二日去上海找陳軍需催料，坐在車廂中遇見美國明城醫院護士愛玲之丈夫李律師，他再三邀約到他家坐一坐，我因與陳軍需處長有約，不能就誤，固辭不獲，勉強去見了一面，隨即告辭；誰知道此後四十年就無緣再見一面。當日事未辦完，即住蘇州河北新亞飯店，此店為陳光甫先生中國旅行社所辦，一切嶄新，禁絕烟賭娼，為旅館中實行新生活者。在旅館中碰到鐵道部材料大官沈昌，此人亦為交大同學，官廳最大，官腔最足，年紀甚輕而官話連篇，排場十足。見面寒暄後，我問戰事如何？上海會打不會打？他說「打，一定要打！打，一定要打。打，一定要打。打，一定要打！」「幾時開始？」「隨時隨地！」說得斬釘截鐵，大有最高當局之氣概，此人與軍部人員甚熟，消息靈通，我想，我還是夜車回杭，明日為「十三日星期五」，也許要開火。

淞滬抗戰拚命報國

八月十三日，星期五，我們到路局上班後纔知道上海已開火。當日日本飛機到杭州上空偵察，十四日晨我們在路局開會，會議進行中，警報、緊急警報，日寇飛機在上空盤旋，杜鎮遠局長尚在演說，我打住話頭說：「日機在上空掃射，我們不可作無謂之犧牲，我建議隨即散會，到局外疏散。」散後我出後門到寶石山上保俶塔樹蔭

下臥地上看，我看見飛機上小鬼飛行員之面貌，他掃射一排機關鎗而走，我移到一廟牆牆根下躲避，俄而警報解除，我回路局找吳副局長。吳好說話，名叫吳大砲，他不在乎，對上對下，什麼話都說。我對他說：「時局已在急轉，不能再留戀風景，在西湖邊辦公，要趕快遷地為良。」他說：「對！我同杜局長商議去。」次日為星期日，我未出門，午警報，我們下樓，到後門口大院裏，抱着傳方小兒向天上看，看見飛機，還指着叫傳方看：「看，看，看飛機！」真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也。後來一想，不對，家眷也須設法找個安全處所。

星期一上班，做紀念週，聽杜局長訓話後，大家跑到局長室問幾時搬，搬到何處辦公，他說已找到蕭山江邊一家農村，并已派人到彼處修理并搬桌椅去，明後日可去辦公。當時溫韋楮告訴我，他已在西湖東面樹林中六通寺找到幾間房，可讓家眷暫住。當時我就同他乘車去看。寺在茂林中，人烟稀少，旁有于忠肅公諱之墓，無飛機轟炸目標，急回家囑家人準備搬家六通寺，次日我過江到江邊辦公室探視，亦覺暫無目標，暫可辦公。

從此，家住六通寺，辦公在江邊，每日晨起梳洗進餐後乘洋車到杭州錢塘江邊候渡，江寬船慢，船伏在兩岸立樁，手扣長繩過江，行船時以手拉繩而行，到蕭山之江邊上岸，不幾百步即到。中午在江邊小飯店吃飯，每元買七張飯票，每票買一大碗白飯一個菜，菜有多孤豆腐、鹹菜肉絲、燻魚。三樣擇一，我每飯必吃豆腐，那豆腐

做得真好吃，想他除豆腐及幾片多孤醬油鹽外無調味，何以如此好吃，莫明其妙。回家請老太太、太太做，都沒有那小飯店做得好吃；四十年來遍走天涯，總想再嚐一嚐那多孤豆腐之味，退休後自己做，做不好，女兒做，不好。有一次又做，做對了，吃得非常高興；從此記得那做法，要吃就做，駕輕就熟，得意之至。那時每天過江兩次的辦公，實在辛苦，有時風雨交加，江潮起伏，危險萬分，真拚命報國也。

當淞滬戰爭激烈進行之時，兩路機車車輛被炸，無處可逃，全國人民目力集中於錢塘江橋；該橋已建造兩年，尚未完成，真急煞人也，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一日橋工完成，大批機車車輛搬入浙贛路，路塞不通，杜局長下令叫車、工、機三處長鍾相青、王節堯、陳廣沅及副局長金士宣同住蕭山辦理疏運事宜，無命令不許離開。這一下糟了！蕭山站機車車輛擁塞為絕大目標，為敵機必轟炸之地。我等到後，天天在田野間指揮調度，有一次在城內一間民房內與京滬兩路車工機三處長會議疏運事，忽有空襲警報，接着緊急警報，我拖着金士宣就跑，跑出城門，見三架敵機已在頭頂，隨即臥在城牆根與地面接頭之角落上臥下，飛機掠過時，掃射數響後即聞轟轟炸彈之聲，聲停後，起身向城外野地跑，跑累了臥叢樹下仰望，見飛機東去，乃從容西行向鐵道方向走，此時看城內老百姓由炸破之缺口逃出，其人數之多，無法細數，祇覺其情形正如擠牙膏出管時同，頭面手足流血，真慘。後來遇見兩路同人，他們住房被炸，他們躲在方桌下驚惶萬狀，祇受小

傷。打電話向路局請示，回說「局長有話，如果錢塘江炸毀時，可回醴陵辦公。」

浙贛鐵路全路軍管

在此時間路局知江邊不能辦公，就在湖南醴陵鄉下找到辦公處所，人員已去。同時溫其楨老兄在醴陵替我們兩家找到住房。他又在兩路退下之車輛中找到一輛包車有床舖有客廳，他就做主把我們兩家家眷家具一齊搬到包車上，弄到一個小機車就連人帶物拖過錢塘江橋直駛醴陵而去。我此時被炸得昏天瞎地，莫明其妙。有一天轟然一聲，錢江大橋炸毀了一節，我們三人隨即開車往金華退却，到了金華，段長等來報告，方知醴陵辦公處住家的事。可憐茅唐臣辛苦造成的錢江大橋纔用了三天就被炸毀！惟損壞並不嚴重，二週後搶修完成，又復通車，直至敵人由杭州灣登陸後，上海國軍轉進，于十一月底炸毀橋墩一座、鋼樑兩孔，沉入水中。

土地肥沃，鳥語花香，惜強鄰壓境，炮火連天，無心玩賞耳。每日走來走去，無可聊賴中就數所走步數，每兩脚各走一步為一大步，走到公事房平均三千五百大步，每日走來走去，業務自錢江橋炸毀後僅有軍運，貨運客運很少。材料有各路退來之廢料，用之不竭，而機車車輛到處將岔道塞滿，出名之津浦藍鋼車亦在駛用。

某日，杭州方面帶來水菓一大籃，家中老小得之不勝雀躍。夜間太太上吐下瀉，鬧之不休，急徵醫院西人院長後門求救，緊急來診斷為霍亂，須即送醫院救治，當晚用担架抬入醫院注鹽水針救治，天明病情好轉，住一日回家，大小放心。

內姪女王志堅原在九江醫院學護士，此時正和一同事在我家休假。吳副局長之獨子忽患腦膜炎，情形嚴重，在醫院醫治，非覓一私家護士不可，醴陵內地無此等人才，聞我家有兩個護士，就親來商請兩位輪流值班，不得已從其請，不兩星期而其子痊愈出院。吳亦住醴陵，其老父仍健在，秋天着紫紅色錦緞夾袍，老黃色錦緞背心，紅頂黑緞瓜皮帽，白底藏青雲頭鞋，鶴髮童顏，拄龍頭拐杖緩緩步行來我家，與家人閒話家常，每以家鄉點心奉享，做為鎮江人吃揚州點心，更笑逐顏開，真活神仙也，至今想慕。

戰事并未延及浙贛路，後來長沙有敵機空襲，醴陵亦偶有警報，但敵機未發現過，我以為可以在此苟延殘喘。在廚房後有一小山，我與吳樹基兩人用手挖一個小小防空洞，可以躲兩三個人，備而不用，聊以自慰耳。正優遊間，忽接奉上

級命令，謂浙贛路改為運輸司令部，派陸福廷為中將司令長官，張覺吾為參謀長，本路各處處長為少將司令官協助軍運云云。陸福廷曾任津浦鐵道委員會委員，張覺吾為軍人出身。數日後局中有文書到達，謂浙贛運輸司令部設於南昌，所有本路車工機警負責首領自即日起到司令部辦公。於是又準備去南昌報到，這時華北各路南來機車車輛為數極多，保養設備必需加強，適有滬杭甬杭州閩口機廠機器有二百六、七十部之多在姚家壩成立臨時機廠一所，陸保吾為廠長，交大同學茅家裕、柳新民輔佐匠監工，完全為閩口廠之班底，廿八年浙贛西段拆除後遷移衡陽，為湘桂衡陽機廠，此是後話。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 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定價50元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